通志堂経解

D1-12
1411
213

12
門
類
卷

朱子已安國之序絕不類西漢文字亦皆可疑履祥竊謂聞金石絲竹之音端爲後漢人語無疑也後一時識緯盛行其尊自阮張伯藏壁一之類如此附會多有之則此爲東漢傳古文者託言褒宅事耶不言金石之異矣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未聞墳典八索九丘之名中左氏稱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未知何書也或當時別有異書倚相讀之以爲博耳書序以堯舜有二典遂引三墳五典以配三皇五帝之數證定書之原反滋紛紛見伏犧之書莫炎於卦存於周易夫子從而翼之矣著於夏之書尚存夫子安得而深求之且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始重八卦以治百官因而重之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文史官始於黃帝而倉頡之鳥跡實因卦畫而成字其言曰多後人依倣爲古文不能盡得聖人之意而史官始於有虞則堯舜之書固見眞切爲得其實夫子去取或是如此兼古書竹簡繁

尚書序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

重惟周室備有之諸侯之國或有或無至後世又多廢失六子勸周及遊列國訪而集之或所得止此皆未可知也

仲舒以一書要農家方技之書皆在壯陵藝文略家多傳述之其傳述失真或是此類近世又有三墳書言云得於書賊以其書始出於張太虛家有山墳氣實形墳之名古易既有六十四卦安得又有三墳龜山嘗辨其非今姑有版本蓋書存說

建寧篤也

家語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

于舊堂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

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

其間豈無傳述傳會所以大序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繆經文而上誣孔子朱子傳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剟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為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而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録未萃之前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予茲表注之作雖為疎略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何耳婺州金履祥

序

尚書表注序

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經論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試諸身以措諸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為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跡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也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

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又各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梁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為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

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一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

今文尚書伏生所傳　堯典　皋陶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方　多士　立政　無逸　君奭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偽篇亦入今文

武帝續得

孔安國尚書序云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語多異錯所不知十二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今石云文帝擇五經尚書大傳使掌故歐陽生受尚書於伏生

古文增多

大禹謨　五子之歌　胤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復出五篇
舜典　益稷　盤庚中
盤庚下　康王之誥
古文尚書考成時
始立學官尋廢終
東世未立學官東
晉梅賾始上其書
偁獻舜典學者以
今文舜典補之南齊
姚方興又上孔傳舜
典首多今文二十
八字梁江陵之亂
其書北行中原學
者異之隋開皇二
年求遺書得此舜
典而九十八篇始備
唐開元中詔衛衡改
隸古為今寧而校
府藏其舊白今辰州
有古文尚書版本

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意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前漢書言張霸百朝采左傳書敘作書首尾後漢書言衛宏作詩序衛宏之言矣子嘗引之以證詩序之僞矣獨書序疑而未斷方漢初時秦誓且有書何況書序之類

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附會之作有所不免若書序果出壁中一亦不可知也

欽純粹精明而已欽明二字已足以盡帝堯之德

明精明

文經緯天地所謂煥乎文章

思意思周密所謂其智如神

晏古文尚書作曁若
乩古劉敞不見古文亦謂當作越若
朱子從之

欽恭克讓

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

聖人之心純粹精明而已欽明二字已足以盡帝堯之德

欽明又曰文思兼昭其用也文者明之用思者欽之用

欽明即惟精惟一文思即允執厥中

尚書

堯典 古文尚書作 虞書 古文作 金履祥表注

堯典第一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

欽作聽不知聖德之盛

平均釐無偏

章品節有文

協比考

和調均

宅蔡邕石經作度

南交

候景也平秩史作便程便辨義通四方地勢不同風氣亦異測候之際因辨其所異程其所宜以為授時之節為作說成易皆詣地氣物土民宜之事各以其方異言自作說成易以上分方日星以下分時以日宵之中殷二分以永短之極正二至析因夷隩作曆必參之民宜而為時之攷鳥獸之云則候之物性曆家十二候之法所由起也周天之日當云三百六旬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云三百有六旬六日蓋帝堯特舉其天綱其於周天必知圓奇之妙四分一不足以盡天矣故槩舉全日而中星亦通舉辰象其閒度刻則有司隨時推之以與天分後世度不足而析為分十九分日之一日四十五唐大衍又析一度為三十週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四十七分七十二抄半而周天則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二分二十五抄分抄愈多算法當愈密久亦未嘗不若者聖人言天常寬而曆則密後世作曆常密而於天反疎蓋聖人因天以定曆授後世制曆以推天也

帝自初載命羲和作曆授時自是無為而天下治中年以後見子朱之不類始有與賢之意焉歷有吝用咸非此選舉之治於後敘朱兜共鯀之失以起帝堯薦舜之由得舜授以天下史臣於前敘羲和授時之命以著帝堯咸熙之治

虞國名也案國語謂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與夏禹商契周弃並稱而左氏曰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則虞自幕始封有國以至瞽叟舜為嫡長父母弟惡之鯀之欲奪嫡不舜盡孝友之道故烝乂而不格姦焉

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舜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所紀攝位即位聖政悉備不止歷試序說非

劉氏傳作宅 南曰交 陳氏交曰明都 記史作為 咨古文並作 資古文作又 疇古文並作 曰匿 滔天二字因下文衍 弗不古文並作弜下同

舜典 舜典 曰

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

讓德弗嗣之下必有冉命王文憲謂論語引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當在此

攝位 曆象 朝覲巡守

典 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 君道 又各以氣象形容

功同 德同 治化之原

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 臣道 徽庸之本

濬哲文明由體以達用猶堯之明文此以精明言温恭允塞因外以推內猶堯之欽思允克此以純粹言

賓四門 是引見諸侯又退之左傳有流凶族無凶人之說 天下士考察進退之 九字朱子謂當在覲東后之下

柴望秩于山川 一句 朱子作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至贄

考績 疆理 典刑

四罪非一時蓋總敘于恤刑之下

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

喪平聲

即位　來舜之賢詢岳察四方之事各牧通四方之言

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

百揆　汝平水土敎其司空之功　惟時懋哉勉其百揆之職

后稷　司徒　士師　弃契皐陶皆因其職而申命之故皆不復遜遜龍飛然

每州以一諸侯之長專任牧民之事夫諸侯固各牧其國之民然或各私其國曲防竭澤牧所以通其利也故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惟時言民食之不可後時也養民者視年之上下而爲之備視地之豐歉而爲之通周知民之貧弱孤寡而爲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十二州皆共貢賦爲小除皆外邊四裔崇厚道德信任元惡畏威懷德遠近悉服惟言其效也

共工　虞　典禮　典樂　教胄子之目　氣質之性變化之功　典樂之綱　典樂教胄子此古者教法之妙周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亦然　夔曰十二字益稷篇

讓參之屢起於民情不達政教不明俗移於下而上不知令出於上而下不聞納言所以傳君言而播民教也此道化所以通於民心民心所以化於上而讒珍邪慝不作蓋以此爾

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

之錯誤

納言

總命

考績

舜典所載皆帝舜初政至一考之後庶績咸熙所點者獨三苗耳卒章通載始終若其晚年授禹之事則具在禹謨

小序矢謨序皐謨成功序禹謨申之序益稷後亦昌言然不能及舜禹傳授之言

二典虞書之經

三謨猶二典之傳

克艱

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大禹謨古文作大命慕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

舜因禹克艱之謨而述堯之克艱上三句其效也因發述堯之辭而頌堯之德業

禹因益言堯得天之效而推感應之理

益之謨心身朝庭百姓四夷

朱子謂自此以上皆一時之言

禹陳德政敎養之謨

六府

府即官府之府禮記所謂天子之六府水火金木土穀物有其官官修其方而又三事敎化之以正其德懋遷之以利其用均節之以厚其生若厚典庸禮懋遷化居蓄積備具之類

三事

又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

謀未決者未可行蓋事必審決而後行

古文無作后後倣

授禹 遜皐

虞廷大臣德之相似者惟禹與皐故禹於命攝之時所遜惟皐又述帝舜見已之功而不見皐之爲功故反覆以念功勤之謂念之也熟則雖舍之而不可旦夕言之也熟則雖外之而不可違帝與己而不與皐豈言念之或略歟然帝固未嘗不深知皐之功也故因禹言以推明之大抵皐之德實密於禹禹之德烈著於皐禹之功天下所共知而皐之爲功非舜精則審乎二者之間而不雜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皆有以得其中中即道之用也

舜方推美皐之功皐則歸美帝之德帝復以美皐爲君臣有功更相歸美此固虞廷之盛然君臣之體相須以成實非可以獨致者宜其成功之交相歸美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

皐之授舜曰允執其中此授之以治天下之則也一人之治天下唯在於持此無過不及之則以裁天下之事使隨事各得而已爾舜之授禹也而益之以三言則又授之執中之法也夫用之所以不合乎中以理欲雜乎方寸之間辨之不精隔氣固理之所有而易流於欲故危理攝乎氣會而爲心則一而知覺意念所從發者異人心者知覺之生乎氣道心者知覺之生乎理先言人心而後言道心者蓋道心之所以微亦人心之危有以微之爾惟精則審乎二者之間而不雜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皆有以得其中中即道之用也

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

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
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
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
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
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
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
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
苗。昏迷不恭。傲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
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
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

禹之徂征也奉辭以臨之耳而苗猶逆命豈舜禹之德猶有所未至而益乃有是言至引舜之事父爲盼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古聖賢大率如此何嘗盡力以服人哉

干武舞羽文舞蓋示反武數文之意實階生階蓋舞於百辟羣臣朝會觀享之所古者設教示民未資於文字揚擾之際禮樂乃其大用而器度儀采即其具

允迪厥德 君
謨明弼諧 臣
皐陶以此二語爲陳謨之首亦其所允蹈之者故史臣不以他辭賛之乎
謹修思永 迪德之事
庶明勵翼 謨弼之事

命。益賛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
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
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
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
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
有苗格

古文作咎繇謨

皐陶謨 曰

皐陶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
禹曰。俞。如何。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族。庶民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皐陶

知人安民 治道之綱要 皆惠者聖仁之副名

知人 人之德見於行者其凡有九而言人之有德者當復推其於九德之行其事有幾也

以得人多少爲治亂廣狹之差

九德凡十八字而合爲九德者上九字其資質下九字則進修亦有德性之全美者寬者易弛寬而堅栗則爲德栗者易弱柔而卓立則爲德謹厚曰愿愿者易同流合汙而不莊愿而嚴恭則爲德治亂曰亂亂者恃有治亂解紛之才而易忽亂而敬謹則爲德擾者馴熟而易奸擾而剛毅則爲德直者徑行而易訐直而温和則爲德簡者多率略簡而廉隅則德也剛者多無蓄剛而寒實則德也彊者恃勇而不審宜故以彊而義乃爲德也彰其有常者謂有其德而持久者也若一時如此而後日不然一事彊義而他事不爾不足以爲德也是九者定其有德然之目然於其有常然後用之亦勉強於一時亦似有德然未幾而變用之矣又豈可保其爲吉哉

安民 天敘者天理自然之倫敘勅則正之惇則厚之天秩者天理自然之品節自則自我制之庸則自我用之

前章言知人之目而以人之代天終之後章言安民之目而以天之自民終之 勗哉之意深矣

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皐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語意與皐謨相接竹簡繁多析爲二編今文合之

益稷 古文作畏

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

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
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
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
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
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
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鄰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
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
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日制禮也禮莫先於章服之等以辨民志

鄰哉即四鄰

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
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
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
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
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
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
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
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
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
以丹朱爲戒禹治水八年之間

作樂也樂本出於言志之詩以陶民風

化讒說

凡契夷夔龍之事皆以命禹相職無所不統也

德政明則不必憂頑讒

帝不時則所憂不獨在頑讒

四鄰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

庶朱子謂試字之誤

新昏不暇久
予啼不暇顧

以苗頑為憂

使禹敷德皇明刑此帝化苗始末此語在前分此交之徂征最後

樂

韶備衆音獨云擊石者韶以球為主樂正所自奏也于擊石拊石而已而歌舞人和此必有在於聲器之表者

歌

勅天時幾者帝所以歌之意帝幸作欽者皐陶所以歌之意皐歌先股肱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古文作簫韶部作歌二章蓋因上章股肱耳目之辭亦以類附於以見工和之盛非一時之言也

禹之治水首於冀都次郇兗青徐大抵皆爲河患故爾且以後世證之漢時
後河決亦然至紹熙甲寅以後尤甚其後自分爲南清河以入淮而患
神禹導河載壺口治梁岐關龍門歷砥柱至於大陸播爲九河使之北流
則可以南洩是以冀兗青徐次第皆平朱子所謂洪水之患河爲甚

禹貢古文第六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禹敷土隨
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
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
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
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
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
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
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

篇蓋夏史之追錄紀其成功未必盡得神禹之妙用而因此亦可推見

冀帝都三面河患所至不無外也○冀賦不專出於田雜征在內故亦不言貢篚每州之末必書入都水道莫帝都而亦云者時都平陽於冀爲西南而東北廣遠敘但衡大陸於後島夷則由碣石皆入都水道也

兗古河北流兗當其東地平無山永患特甚禹疏九河瀹濟漯有雷夏以鍾平原之永爲灘沮以泄河

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

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汝墳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

江漢下流水澤所聚而揚爲尤下亦不得不汎第及之後雖近河而自太華艱西以東至於豫其東偏可河導則伊洛諸水不勞而入矣梁雍諸水方源計不甚用功所以獨後乃若平水敛道朝貢同風化則無間也○凡禹貢所書之山多是帝山以名其地非謂獨治其山也○考天多徙亦生潦降之候神禹既鑿則在水落石出之時

揚　庾嶺至敷淺原其東水皆東流嶺水北流而自建嶺北趨者皆以西之水皆西北流是匯志

荆　中間單濕江漢自梁至此支分沮洳而荆州之水又自有九惟江漢通流則九江自洞庭入江入江之漢之支分爲沱潛者皆道則沮洳爲雲夢者可知矣

豫　說見篇首

梁 岷嶓又以見江漢之源源流之分合蔡蒙和夷以見貢表大波諸水之治禹貢即山以表水山一例也

雍 岷嶓之地也弱水自此西黑水自此南河水自此北渭水自此東黃壤土色之土其田上上古今號為天府然亦荆岐深溝之地渭貫其中最為沃野餘多險寒故禹自終南而西至鳥鼠自原隰以北至豬野皆先內以及外此織皮以下雍州事外之戎岷嶓乃岷山夷小國

汶即敘導岷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

水皆自岷嶓而分考岷嶓者無定所三原之間即岷嶓可知岷山東及秦隴層巒疊嶂皆其山體之內犇峯耳西谷口危岷山春西之水皆入焉河出岷嶓乃其東北谷凡青海浩豐湟洮皆其諸源禹導河下積石至龍門甚遠中間洽壺口渭岐已見冀州故此不書○岷古文作汶亦或作嶓

地形最高處山即是岷嶓地為弱水西流矣南谷則為黑水為河出岷嶓乃其東北谷凡青海浩豐湟洮皆其諸源禹導河下積石至龍門甚遠中間洽壺口渭岐已見冀州故此不書○岷古文作汶亦或作嶓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

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淮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

[illegal] 記載甚詳又宮室追述皆能盡然差失此當先敘江而後敘漢則彭蠡在江條內似無甚義江逕北正與漢會至彭蠡湖口則江勢已東迤微南矣匯字或是止文而誤中江北江或書合流之別

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奮武衛五百里揆文教二百里蔡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朝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凡禹貢地里間有於今不同者或古今名號之殊或人力開塞之異或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

百誓古文作

西百里蓋小五百里則米皆輸至三百里而三百里之民爲之服轉輸於都故輕其賦重遠近勞逸貢之每服之中又分二三節此周制九服所由分也禹貢每服五百里揔一畫通計古者井田之制道路徑直後世阡陌既開道里迂曲古者計勻服後世計近之分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甘誓大戰于甘
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
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
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
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五
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
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

歌

述大禹之戒恐太康之失民

述大禹之戒恐太康之盤遊

閼奠都之不保
左傳唐宇下有帥彼天常
惴惴小心之論喪百二十斤為石大秤也三十斤為鈞小秤也關之和之同律

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

度量衡權以一天下之制歌舉一以見其餘

敘 仲康規撫庶幾中興但羲和據邑湎酒廢日征其祗悔拒諫尚難爾亦安知王靈不自是振惕在位不久耳

誓

明徵定保 此聖人之謨訓徵如庶徵之徵謂明察上天之徵以定保邦之道嗣征揆此一語以為綱

先王克謹以下即明徵定保之事

羲和罪狀

惟時羲和以下明徵定保之反

胤侯先王之刑

典以下誓師之辭

前引謨訓後引政典人臣誓衆之體如此

戒其以過 即先時之失也

勖其二不及

勖同力欽承

戒 戒徽渠威克先後逸豫

隆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征。惟古文作胤征

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戒哉。戒哉。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逸書序

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
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
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夏自太康爲羿所距保遷南夏以傳仲康迄于后相皆在大河之南

羿據冀都因夏民以代夏政寒浞又殺而代之皆在大河之北

至后相居帝丘爲浞所滅而夏始中斷又四十年少康遂復舊物云

湯誓 古文湯誓第二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作湯誓湯誓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
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
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
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
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
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
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
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

成湯興師之時是爲受命之始稱王追敘舊記追書名非

大命 謂衆知己事之小而不知天命之大

主人則不敬不順天

謂衆不知己品之安而不知夏桀之惡

聖人則不可不教民

誓 賞 罰

外師於本篇無所考

慙己德
愛後世
首開上天爲民命聖人之意
聰明
桀失君民之道
天錫湯勇智
表正
師
桀失敎民之道

汝罔有攸赦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腏俘厥
寶玉誥伯仲伯作典寶
仲虺之誥古文作中鴅之誥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仲虺之誥成湯
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
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生乃
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
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
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

天命湯爽師
湯德爲桀所忌
湯總聰明勇智之德
湯德爲人心所歸

罔有無過不及之正理舉天下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由民心所本具而不能自明故聖人建之以爲準則以義制禮制樂以綱目也立之義以制天下之事使每事各得其宜而無過不及立一禮以制人心之節使人皆準繩之則而不倚經制既立人心風俗既正雖傳之後世固有餘裕豈有來世日寘之憂哉

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
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
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
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
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
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
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
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
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
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懋昭以下日新之推予聞以下自滿之證
徒其敷賚於日新既無黜又見自滿湯未必爾大臣忠言自不容疎也

綏猷 一篇細領

桀之罪 綏猷之反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謹終惟始謂勿失其不繼不殖改過寬人之心殖禮覆昏暴欽崇厥佑顯遂兼攻取修之規敛保勇智表正之命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

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肆求元聖與之勠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有罪在

天黜夏

湯承天以黜夏

蓋朱子謂節中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也天以一理化生斯人莫不各有自然之中無過不及皆付在人心故謂之降衷又受此以有生則謂之恒性達於人倫事物日用之間莫不由之則謂之猷安全之使各遂其性以由是道之中此則為后之職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即此意

天命湯以綏猷此書末易書聖心所寄懼上告諸侯以綏猷

萬方有罪蓋敛之不濫養之不逐既之失貞皆不克綏猷也故曰在予一人朱

予謂此意足成湯見得

敘

北王謂公王以下伊尹
相于先王服禮當喪
即位益冢宰攝冢宰告
厥祖成湯也舉嗣王祗見厥祖蓋真于
頒宮也

訓

正述夏后氏盛
及言夏桀所以亡

正言桀所以興

忱乃亦有終咎單作明居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

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

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

降災假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

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

忱乃亦有終咎單作明居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

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

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

降災假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

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

太甲嗣位之初即
當接續成湯之德
孝慤為立德之本
自家國而可以達
之天下

先王成湯有自倫
紹家國而推之以
至有天下

前言先王創業
後言垂統之計

反官刑之訓

伊尹即此以告太
甲已防其怠欲縱之
漸

勉其敬身以念
官刑之訓聖謨
雖廣大若微有
位之士嘉言則其
明白

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

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

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

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

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

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

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

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

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

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

總一正一反
承篇首夏商興亡之故而言天命之不常太甲不可恃天命之方盛又整言戒以終之以申上文爰歌終西海二冠必喪亡之說

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肆命徂后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

周當作君呂文君瀉瀉原瀉周字相似誤歟案汲冢紀說王子書疑皆云當作君

惠
先王昭管吾心天理不使人欲昏之常足以對越神明指先王之心法是抹太甲之病源

先王明德受命而尹左右宅師今先王已而尹在恐太甲又恃此以自弛故又舉有夏前後君相終與罔終以勉戒之

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心。肆厥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厥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

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
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
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
自厎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
克于厥初尚賴厎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
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
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
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
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

治一道一興
亂一事一二
同
終始謹厥與

治古文作乿
亂古文作𤔔

古文前後並同

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
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
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
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
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
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
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

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辭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元良大善謂與先王同道

成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

德宜行而言善治理而言一指心而言協如協時月之協如國語司民協於終之協蓋考此參合之謂其今之德皆師而制行不可以一定之即惟在於主其善而已天下之理雖善也而隨時取中則又不可拘一定之主所以參會考此之者則其此心之克一焉蓋古今德行或柔或剛或正直或無爲或勤勞在我不可拘一定之法必擇其善者而從之所謂審其是也然善無定主均一事也或施之彼時則爲是而今日則爲非均一節也或用之此事則爲非而彼事則爲是者此聖門所謂時中所以考此參同之者非純誠有定之心豈能精擇而不差也發此所以書於一德也

總以德之一與不取與已於天總之

勉太甲以一德之功

既勉君之一德又求臣之一德

總君臣成有德極言修德擇善至而協推言一德之效終上文保厥位之意

總儆戒以終之

一德無始終之間亦不可有末實小大之間

歸于一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

左氏傳引書作盤庚之誥上篇似遷之前殷在河南偃師是謂西亳商始稱殷

誉章諭民

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賛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盤庚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

民之不欲遷者皆在命誥詠之其言欲遷者又在位者敵之故歎民由乃在位正其源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防其蔽也

此下喻臣

蟲乃心敬上從康

舊人謂世家在位之臣先王舊人承命正辭今汝在位起信險膚

若網無傲上

若農無從康

商自沃丁以來二九世亂其羣臣故家皆爲驕寔又利瀕河之利無傲從康蓋藥其心病

播越作閏

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敎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

申言從康之善

申言做上之禍
盡內申起信險膚
之說

申言羣臣之故以寬
羣臣之過而告勉之

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
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
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
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
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
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
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

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
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
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
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
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
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
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
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

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屑惟予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

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

同位具乃貝玉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
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
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
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
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
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
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
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

降德者謂消其昏溺惠墜之疾仕其倫
脅注侈之風

今日之遷非我勞民亦惟丕惠厎我祖德
以治越我國家而我
及奉承之爾

宏亂失業也

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
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
謂朕罔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
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
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
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
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
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
民德永肩一心

說命上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

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夜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高宗思之之功固至然房礪相濟油養之無助則心孤而無若舍蓋思而有所未快自以爲純而實其礪也若濟巨川蓋思而未能遽通自覺其險而資其濟也若歲大旱蓋思有備然心枯而無滋養之助自覺其竭而資其化也故又總以啓乃心沃朕心言之若藥之喻謂知不明則行必有所不安皆用此之語非起喻也

高宗平日工夫皆在於思固是大本然終亦獨學之偏故傅說對以從諫則聖學之全體如何也此高宗舊學未成視羣臣又非甘盤之比故常反求諸己而思之其詳在下篇

高宗之命辭詳而說之對反略其要在從諫一語蓋高宗舊學未成視羣臣又非甘盤之比故常反求諸己而思之其病在於獨而略於人故傅說正以從諫藥其病此病既除言則必行傅說之言可以朝暮入不必遠數之也

此篇以憲天聰明惟聖其下歷舉憲天之目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廖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

此四者政令刑賞其之大者甲冑胆兵自衛也干戈以征伐人也重言之者高宗夫賢英叡智說猶慮其輕於用武○偏言君臣俱有治民之責雖本原在君而擇官亦不可不謹故及轉官爵一節以慮善惟時爲要慮事審其足而後可動動必當其時而後中節有其善而自滿而善不繼無先時則或時至而動不及啓寵防不善之動恥過則惡矣攸佔者止於善之謂也黼祀則非盡善之事也此以盡高宗之疵

說之言自他人觀之若散而無統惟高宗善思故知其所(知而后可行 知爲先知易而行難 行爲重)學者(學即思也)

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敷學半此答高宗舊學之意也高宗恭默思道之功得諸甘盤之所敷但於講明格致之功尚欠耳此學之半也實講今已覺之多聞古訓講明格致至於道積厥躬可謂學並進思而學則所思者益實學而思則所學者益妙此德之修所以罔覺蓋忽不自知其入於聖人之域

下篇傅說承資學之命故陳爲學之方

甘盤高宗初年相也其後復政遂引再三求之卒老宋邑

殷學之道貴擇乎中微過不及則學術自非偏矣文修者適中之謂也

多聞建事 往行考蹟以觀其用

古訓有獲 前言察言以求其志

惟學遜志時敏 來懷積累

惟敷 念學罔覺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敷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

乃風 下布治化
惟聖 上成君德
伊尹
俾后堯舜申惟聖之喻
恥一不獲申乃風之喻
傅說
紹復先王之緒惟聖之喻
綏民 紓乃民之喻
敢對揚休命
傳說両作其主貝
伊尹之書存者五篇
傳說三篇伊尹為大
甲言故其書明白傳
說為高宗言故其書
深密伊尹之書讀者
猶易之傳說之言非
用工深者未易見也
一德之書伊尹之絕
筆太甲進德至是
之高故其書亦未
易看

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
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
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
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
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
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肜日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
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高宗肜日越

聖德首稱高宗肜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號必似是祖庚繹于高宗之廟最近廟也
不聞祖己乃訓于王似告幼君書序大誤惟史記謂此書作於祖庚之時為得之而其說又不分明
肜古文作彤繹也

惟先格王心然後
正其事之矣

格王

正事

西伯戡黎 西伯武王也武王
襲爵諸侯以後未克
商以前商人稱之
固西伯也故五峰
大紀曰成公陳少
南薛士龍皆謂
武王舊說文王
失之矣

天棄殷

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
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
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
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
祀無豐于昵
西伯戡黎 受都朝歌今衛州黎今潞州黎城然衛亦有黎則以戡黎之師於受都已
迫吳才老謂是武王伐受時蓋以祖伊辭氣為甚迫然亦當是觀兵之時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
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
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

民棄殷

受不悛

父師箕子

少師比干

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率律摯至

微子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

祖伊奔告本爲賊黎然其言在於警受而初不及於咎周微子作誥固謀自靖然其意在於警受之必亡而未嘗忘調之必興然則觀殷人之辭而周之德可知矣

首章論受之必亡

次章言己之欲去欲不可拯欲逃不能已又問二子當有救之策

箕子荅

荅沈酗敗德之語

荅小大草竊姦語

荅小民敵讎等語

箕子自處之計

商其止於災變邪我當起任其責商其遂亡邪我無與其國之理

末章勉微子之去

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我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脩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自靖謂各行其分之所宜而即其心之所安也孔子所謂三仁是也心各有其所安有以告於先王而無愧於神明可矣王子有可去之義蓋不可使受有殺兄之名而元子在外萬一有惟特宗社之計若我則無可去之義故曰我不顧行遯是亦將以死抹也詳此詞意則箕子比干同以死諫比干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而囚爾說考遂謂箕子有言而比干獨無言者吉就之義難明而死節之義易見殊不知箕子豈有去意而比干之無荅者亦以箕子意同故不復有異辭耳微子之去遂于荒野而已舊傳抱祭器以歸周者殊失之

尚書表注上

後學 成德 重校

尚書

泰誓上 古文第二十七 周書

金 履祥 表注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

泰誓諸侯因及御事庶士

小序一年與敘文不同曰序中篇則可

首明爲君之道

受失爲君之道

天命周伐受

文王未伐
武王未遽伐
受終不悛

天命爲君伐受之責不可違

勢不難伐
理不可伐

武王恐有違天之罪伐受

桀天爲君之責

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

甲篇誓諸侯之辭

首引古語以證受之力行無度

皆力行無度之事

民顯天
惟明天心君道
桀不順天
天命湯以伐桀
受罪浮桀

弗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朝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嚚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

四謂指力行無疲之病原
天命伐受
天意見於夢卜戎商必克不必異其衆
天意見於人心百姓責望不可不往
應上文禁湯之證
誓師 臨事而懼前言必克此又恐其忽
弔民 定功

小篇自誓其師

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昏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

類上天有至明之理其類應之分甚明蓋好善則所為皆善之一類好惡則所為皆惡之一類邪正不揉入恩怨各有報禍福與亡各以類應之彰彰乎其不雜也

商受惡類之彰

狎侮五常之事

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

此篇專誓周師故曰登乃辭其辭厚曰有顯戮其誓嚴與上中二誓不同

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孥戮。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

文王善類之章

善惡勝負類應冷然武王不特此而忘自責

列陳將戰之時通誓之

小序數目與經不同

列陳

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
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牧誓

武王戊(戊)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
作牧誓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
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
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

太誓上以誓言諸侯爲主中誓語侯之師其詞止於尚桑永清定功永世下篇自誓其衆下始有不迪顯戮之戒牧誓則商郊之誓臨戰之時一人不戒易以敗事故均誓戒之弗勉有戮不可以貿賤異法也

誓言牧野受敵故數其罪惟言其家事及商品

史記作皆棄其國家遺其王父母弟

不愿進以亂陣
不多殺以亂陣
勿迎擊來降之人
以勞爾西土之士

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武成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惟

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

武成一篇崔氏蓋錯簡劉侍讀士荊公程叔子皆嘗改正朱子集長考定見於文集蔡傳今襲用朱子本定讀但以底商之罪一句係之附載大邑周之下列爵惟五之上缺有缺文而事辭實屬焉改定武成次第出師類告說商反政歸周諸侯受命動祭告語諸侯缺文定制定治北

改正篇內告諸侯之辭以王若曰起文則是史官追述其意未必皆當時全語不如湯誥之突蓋湯誓誓師誓眾故易詰誕告之辭加密泰誓牧誓言既屢誓諸侯故武成告命或不待加詳也

其承厥志下接恭天承命

底商之罪下接列爵惟五

罔不率俾下接惟爾有神

我大邑周下接前底商之罪一句

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
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
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
而天下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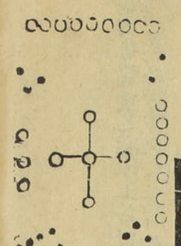
洪範 古文鴻范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
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禹治水至洛得神龜背負數至九頓一左二八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爲心腹其後帝舜命禹則而爲書是爲洪範九疇其綱目皆大禹之經其發明者乃箕子之傳中頗有錯簡

萬姓悅服下接前厥四月哉生明

洛書



禹則洛書 二戢用五事 七明用稽疑 六又用三德
九嚮用五福 五建用皇極 一五行
四協用五紀 三農用八政 八念用庶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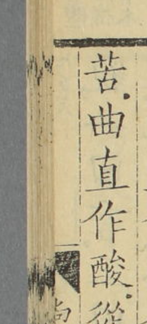
文憲王子白河圖洛書相表裏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

九疇並義

(二)本於事者有得失 (七)稽於占者有吉凶
(九)人生有厚薄美惡之或異 (五)皇極
(四)天運有象數遲速之不齊 (三)施於政者有是非 (八)感於天者有休咎

(一)天氣有陰陽生克盛衰

次第



次二七六
第九五一
四三八

次第非六皇本義經文皆次第歷數之爾朱子以初一次二等字曰爲煩然皇極居五前四皇自皇所以建天下之極後四皇皇極所以審天下之變則次第亦一義今陰陽術數家皆用之

五行造化之大用而獨言其性味者以切於民用言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
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
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
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
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
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
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
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

皇極準六極標六府同文異義或曰六極當作

五事之一曰其庶全體五行其功效感庶徵皇之所以為極者本此

五事之則　五事之功

食以足五事之功

者聖人之不得已故

司寇居三宮之後長

者聖人大不得已故

師居人政之末

朱子曰皇者君之稱極者至極之義

標準之名也

五福傳文曰斂時五

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

其有汝極作極等語

說屢見於此合言分言與

皇極相關第子舉一

隅以發之謂大意言

人君體大治民當以

天之福福之使之仁

壽安富知所向方

然後可以望其協

極若其救死不贍窶暇禮義所謂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

而不習於非德必入君立之標準也第三節凡厥以下言人知所好德

則言好德者皆當念之愛之錫之福則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矣

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今石經五行上無一字五事無二字五事一字同

五福以好德居四而傳則以好德為重蓋五福皆係於人主而人主所可錫者亦惟富而已

王義王道王路即皇極所以為教道蕩蕩平平正直即皇極而言然皇極四方八面公平正大體段於此可見

人有不幸而貧弱癃獨者當扶之有幸而榮貴者當抑之人之有才者必使進於德行人之超止者亦必先有以養之

皇極經文　傅子駿曰此章乃古書韻語與其子前後書文不同王文憲是之上接皇建有極之下為皇極經文箕子傳之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

五福六極總傳語簡作福作威所謂向用五福威用六極也玉食為人主之福臣而作威福僭玉食則凶害而顧能僭玉食則凶歸于六極矣

北有定謀計定而又斷自其有疑動之后而天下之至變生焉故善卜筮者必自其差忒而推衍之盡人謀然後以卜筮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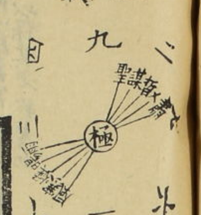
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

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曰晢時暘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

龜筮常與人謀相參古人以龜比筮蓍龜乃兆成所應久遠筮蓍應在一時而時日推遷又須更筮故有筮短龜長之說然龜則僭信皆卜若易則惟心信之事應否則有或不爲小人謀故自文王周孔以來惟以幼訓人謀能料可否若龜筮知一故共違于人雖人謀曰從未可爲也皇極居中人君所以統理此以五事庶徵之感應畫爲一隅以示例餘可類推

五紀傳文 東坡蘇氏無垢張氏石林葉氏少儀洪氏皆曰此言當爲五紀之傳○歲月日

九疇對義



(二)五事本然之性 (六)三德 (三)

經文對舉

星之度具于曆數其于於此特以其切於居
宰政事者言之以明
調燮之本
吉者上下有分非強
無自富者故九疇不
言貴言富即貴可知
矣攸好德者壽而康
而惡弱百邑者多
知德義之美而樂
之豈非福之大者若
使此心汲汲唯好非
德雖壽言富安免所
謂飽暖逸居而無教
禽獸何足以為福哉
所以好德視壽富廣
寧之後五福之好德
亦德五行之上九事
之思而乃居四者以
考終命為人生之終
事故易居三而以好
德居四所以總壽富
康寧而必推其考終者也

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
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
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
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武王
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旅獒
皇王大紀繫於成王之紀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
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大保乃作苅獒用訓

讓德一篇之要
貢物之制
受貢所以示諸侯
玩人 狎侮 病原也
玩物 役耳目
往玩人以及玩物因
玩物以喪志因喪
志而言忘志之道因
道寧而及知言之效
語雖偏而意相生也
反其玩人
反其玩物 上文因玩
玩人之失以明其原
此段因寶物而總重
寶賢之意以明其好

易以啟反朱子作換易之易謂人不足爲物之輕重惟德足以爲物之重

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
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
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
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
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
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
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
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

末終謹德之意言益切密

此篇敘事意多淺晦穆卜祭云和同以信

穆卜祭云和同以自以爲功謂獨爲己事也

責朱子云如責其臂干之責

巧虧一簣允迪玆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金縢

此篇除祝詞外皆非周公作序文誤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壁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

周禮占人卜筮既事則繫辭以比其命注謂書所命龜之事及兆於冊繫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是則金縢之書占書之常器終事納冊亦周禮占人之常職世俗謂周公始爲此置納冊以爲他日自驗之地其說陋矣

周公迫切之意言不暇文

周公占畢而歸史納冊於匱

武王十三年克商十四年有疾乃膺十九年崩

後敘自武王既喪以後金縢後敘

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二公者以成王尚幼

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辟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辟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

朝幸不可無托也所以周公在外而朝廷無事成王雖疑而外不敢請公以有二公在爾

鴟鴞之詩蓋指武庚既誘管蔡必及王室

成王君臣遇災合服改金縢之匱取書以卜因得卜吏昔日所納周公之冊

新蔡云當作親鄭詩箋云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

大木所偃謂所仆壇壝次舍民居

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我之弗辟朱子初從注說作致辟晚簡蔡氏從鄭氏詩箋作避謂三叔方流言周公不應以語言放遂興兵誅之成三叔之罪斯得履祚案古文尚書凡君辟刑辟字皆作惕獨此辭作避疑公亦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請亦未必從也鄭聖人存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且不必避然舜徙河南禹避陽城皆是必孔壁書本作避字也辟諧聲從之從辟皆聲避之意

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

弗里不享

下數字行

粟武王之殷受已自焚遂命其子武庚後商祀而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及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秉政武庚挾有殷眾殷之臣民非武庚不足以動眾大誥之書實言黜殷而不言三叔實以武庚聲罪其戚然亦不忍言三叔之事也

猷古文作繇上前后曰猷

已周書餚辭多曰已

首敘事變之來謀言幼沖未能上副天意

但是不可不爲以廣前烈

用寶龜以介紹天明述命龜之辭

卜吉決上文未能格
卜告知天命
卜告邦君御事
卜東征

邦君御事之言
艱大

考翼之言
違卜

皆前皆欲述之語

艱大之言

邦君御事
正望
勉

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
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
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
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
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
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
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
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
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
考圖功已惟予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

考翼老父事敬之人猶云老成也

朱子嘗疑大誥一篇當時欲從事動天下而其大意慮天下有向背之萌陳大道以諭我之勤之勉力用心而專歸於卜殊不可曉後得宋此篇特一時與西方諸侯因及御事陳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個大抵只在點破所謂名有艱之說有違卜之論竟欲開境自守耳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反覆言之使確有可信而其專歸於卜者蓋證天命以決其疑也

此荅違卜之言
武上承天以卜今日亦以卜承天

重釋艱大之語下同
天意
民心所欲承上文言天非諄諄有可信之氣數考之我民爾
民心所惡

堂構之喻責之吾身

伐救之喻古貝邦君
御事 民養謂斯養之人

大 蔡云謂亂臣十人

謂周家開國之初皆由哲人其時亂臣十人能知天命於難謀之中共時邦君御事不敢違上所制今此作難之人近相政於我宅爾乃不知天命之不變易乎

釋違上之語

天命

越印救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微子之命

微子者帝乙庶長子也帝乙欲立之太史執不可及紂無道微子數諫不聽遂去之武王克殷之後求商後以寘于周此其命書也

崇德

上述成湯下嘉微子中間更不言受之武庚滅之事蓋微子所不忍聞周家亦不忍言也

象賢

東夏也大統封而不忘周之德微子之賢俱可見也

慰首章之意勉之期之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

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

嘉禾

康誥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

酒誥梓材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

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

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

武王毋弟自周公攝政惟康叔為賢武王克殷分其故地遺民以封康叔為衛君蓋地相比而康叔善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是以小序此為成王書蓋篇首錯簡誤以酒誥梓材冠焉說之首

大誥金縢之前

武王封康叔之書小序誤

梓材亦誤序於此

此敘蘇氏謂洛誥之錯簡朱子從之案此敘洛誥亦未協當是梓材之敘詳辨于梓材召誥之首

明德謹罰

蔡云篇大意此章推原文王德業以敎克殷而有天下冀其武王自謂也肆朱子云忽遂之意言康叔忽遂有此東土也

明德

此章欲康叔本之家學參之國俗之舊且又別求之古先所以廣其性天動有餘用保乂民知訓康乂民互成文旨謂治化耳

天威可畏以其命匪可信民情可見以其小人難保

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

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

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

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

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

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

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

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怨不在大也與其寡怨孰若無怨怨不在小也在於能惠人所不及惠勉人所不能勉則小大之怨俱無矣

謹罰

有敎謂爲政自有大第必大明智足以服人則民勑勉於和所謂大畏民志也以去疾之心去惡則民皆自棄其咎所謂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也以愛赤子之心愛民則惟民其康又所謂必誠求之者也

外事獄之未成未達于康叔者此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已成已達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事在有司但當示之準的法其例格事在康叔則一成而不可變故必詳審之而後斷焉

康好逸豫乃其父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敎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敎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昏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于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

刑殺非吾本心皆民自作罪惡爲人心所同惡爾然民之罪有大於此者凡不孝不友不恭者是

宇古文作竽

天遷就之意荀子作即

然不率之罪又有大可擊伐者凡為臣而不忠皆曰是
戛 說文戟也擊伐之義

君長之罪 勉康叔 臣者民之長故責民之不率其大又在責臣之不忠君長者臣之主不忠故責臣之不忠則為君長者又不可不自責而盡其道也

武王自責之意 前責之民因責之臣責之臣因責之康叔此二章武王又反之身而自責焉篇中一節止一節

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

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酒誥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

蔡云此下勉其不用罰而用德

此篇亦武王書與康誥同 明大命于妹邦 今康叔明大命化商

述文王敎西土之大命

諸侯 羣臣

敎小子及庶國

及使民盲衆子

北下敎妹土之大命

敎妹土之民謂妹土之民繼此以後手足專於種敎奔走事父兄服事遠賈以養父母喜慶則用酒

敎妹土之臣

善者惟君謂爲善于老與善于子所也案儀禮君燕其臣凡善于君者皆士也此謂惟善老與孰于公所則可飲酒饋祀禮畢則可飲酒一惟與此書中歷涖之辭皆曰惟此文惟曰下文畏相惟御事禹貢羽毛

在西土厥誥慈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敎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敎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我聞惟曰云云謂成湯畏上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德於已而秉哲以用人亟紹如此故自湯而下至于帝乙歷世久遠而皆能成其君道畏敬相臣與御事之人然匪外爲恭也實不敢自暇逸況敢崇飲乎此章皆言商先王爲君之事越在內外服始言諸臣舊說惟御事以下爲言臣事者非也惟訓與解見上文○君不敢飲臣不惟不敢亦不暇飲

此下誥康叔 棐徂非遠也前章命康叔述文王敎以敎妹邦故此章又總言以明證之謂我西土非已往遠事也其都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敎不腆于酒此述商先王不飲之德

商先臣不飲之俗

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敎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

此述商後王飲酒之禍及其臣民羣飲之事

弗惟明德馨香之聞誕惟怨氣沈湎之腥聞

商亡

以商爲監

此下勉康叔詰戒商之遺臣諸侯達官之長及康叔之臣國之三卿以及康叔之身皆當剛制于酒

顯越尹人祇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亦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侯甸男衛殷畿內外舊邦諸侯也康叔孟侯實使長之商當劼毖之也受爲主酗諸侯羣臣昔以成風故康叔殷武王事以酒爲誥然名爲獻臣者則固賢矣亦在誥毖之數何也習俗移人槩或不免如兩晉清談風流雖藉名勝不能免者況紂飲之習士大夫皆所易流是以不但誥毖獻臣且併康叔之臣以及康叔之身亦與有剛制之戒皆祭唯不能謹遂爲武庚所醉卒陷於惡豈不甚可畏也

矧太史友內史友

矧太殷臣之飲 訪爾

茶治臣之酒酒則民自酒酒矣

明倫周公營洛道王德意以命諸侯之書其教與誥康誥所謂其乂紂辜誥治者以前有大誥故山名其材案太傳今文當有周公曰而無封字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梓材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

首先邦君通上下之情又爲邦君喻卿大夫之語又勉邦君率先勞來其民

宅茲戾 述王啓監之言成其罹虐恤孤寡 述王教邦君在於養恬 言若茲監罔攸辟 前是周公成勤後是莊公大誥治 宅洛之議 繼志述事以文太平 述王之言爲庶邦朝覲之地 自惟曰以後既字多 作文述王之意爲化嚴之計

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

見作 敬寡疑作矜寡

傳曰成王合諸侯城成周爲東都諸侯之禮君行師從師者一師之長三卿是也卿行旅從尸旅者一旅之長鄉之副也考有大典作則司徒師徒庶司空畫土疆司馬以軍法治之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其所連歷之人及鄰公事傷人者皆入于縣隸今既服此大役皆嗷爲浪民啾寡怨訐在役勞苦寬宥之者皆優恤之

梓材伏生今文作周公敎伯禽之書孔安國古文作成王誥康叔之書王介甫吳才老朱子蔡氏皆疑之吳才老斷自今王惟曰以下似洛誥文蔡氏斷自今王惟曰以下人臣告君之辭今案此書即康誥酒誥之敎所謂惟三月哉生明周公用書命侯甸男邦伯者也本與多士篇同列今躐於召誥之前又誤衍酒誥之尾而曰封也康民既以康誥之敎爲洛誥之敎而吳氏又以梓材之文似洛誥之文朱子語嘗是之則是前儒之此爲營洛之書矣今以康誥之敎冠梓材之書則前半篇即周公成勤之事後半篇即洪大誥治之文集庶邦一節則四方朝貢道里之均先後遷民一節乃厥殷遷洛密邇王室之化似復古書之舊云

若茲監永保民

敎

召公至洛

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

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

周公至洛

周書命庶殷即多士之書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者也侯甸男邦伯亦必有書其敘逸出于康誥所謂惟三月初基云云乃洪範之誥治者其書即洪範之篇

詰周公至洛以王命詰命庶殷與諸侯召公將陳戒于王亦因公以達

化商本於自治

一篇大意休恤敬

監殷之休

監殷之恤

七百九十六

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

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嵒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

天哀民而眷周其命乎懋王當戒經德以保之

敬德

敬德之事

敬老

敬民

宅洛今日之休

商今日之恤

敬德

監二代之休恤

我不敢測知其存亡之故惟不敬德所以墜命

今王繼二代而受天命當繼其所以有功者不可跡其所以亡也

宅洛之初

其知之宜相應謂天其命依那否那不可知我所知者宅洛之初惟疾敬德以德保民而已

此下戒之勉之要在敬民

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繼二代而受天命。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

此書旅王若公所以有上下勤恤之語

朱章旅王之辭

首章周公至洛俾來獻圖上之辭復反命也一云告也加願有復有復於王之復

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洛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

舊云下黎下澗東瀍西爲下王城下瀍東爲下下都案召公成申至洛下宅則王城已下得下經營則下之已吉後七日周公至達觀新邑營不應又改下也意者召公下王城周公下下都皆惟洛食則是洛邑之地利於君亦利於民也

成王荅謝周公之辭

周公勉成王以宅洛之事

朱子曰自此以後漸不可曉蓋不知何時

御君罙臣

朋謂友之也

後漢書引此作其朋又作愼其往

名誥洛誥相爲首尾惟洛誥所紀若無倫次有周公至洛使告圖下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下有成王在洛留周公于後而歸之辭有周公爲王留洛相勉敘述之辭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以類附如來先後之敘蓋其日月必已具在繫年之史故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於亂雜但其間亦必有缺文錯簡注如授之說而孔氏又以所聞狀注也譜編定以此致誤

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黽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

燄燄小明也火始燄燄其所以彰灼者次第不可遏也人主以不明自用則機熟而日滋矣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與惟以在周工往新邑等語當是周公率百官迎王於周以往洛之辭

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須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

明作振勵之中有忠厚寬大之意

御諸侯

放政化

棐輔下同

此成王荅周公前章祀于新邑及敘工撫事明作惇大等語

此成王荅周公後章之言與明農之請北成王在新邑將歸周命周公留後治洛之辭

朱子曰此言與公訣而歸之言 困哉漢書作困我

此周公許王留洛之辭且君臣相勉

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

成王既留周公於洛又使人以留公之意告殷民而以秬鬯綏寧周公辭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蓋以享禮禮公也歲祭惟歲殷祀而已公不敢當故不敢衎衎肅也則以此秬鬯禋于文武而為成王祈福曰惠徽篤厚繼敘之福使王不值疾病于以歸成王也

成王雖歸宗周然建洛邑為東都則朝覲會同政令皆於此故公勉王之言云爾

此又言成王命留之禮而周公以告文武

成王祭告文武以周公留後治洛成在洛或久戊辰王祭告爾

告文武之冊

命周公之冊

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仟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厥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仟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賓殺禋咸格王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篇即召誥敘所謂三月甲子周公初朝用書命庶殷者也原天命推夏殷興亡之故論周之命之由之前後相繼其理頑不其延平其然體斯其驕慢驕其敬肆期其居洛安久之計厥既命殷庶殷不化矣

天已殷命周以革殷

殷取亡之故

夏取亡之故

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一意而互文爾詛戒載取殷矣之不畀殷者以其統固亂也非我敢求位帝之不畀殷者人心之所欲為則天明威以副之爾

多士

遷殷在踐奄之後命誥在作洛之初序誤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

天吝夏命商竝事夏

商之所以盛明德

受之所以亡不明厥德

天之亡人國未有無辜故者

周承天以劉殷

殷民為鄙猶云子其曰豈意謂

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恪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

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
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
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
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
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
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
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
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
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
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
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蜜不有爾
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
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
遷。王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無逸 古文二篇

周公作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
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天厭殷
遷殷民
亦天意
解其怨懼
斬其覬望
此節多方篇所謂王來自奄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者多方在前
不殺而遷之
栗殺而教之
此命以作洛之役固
徙四方實貢之都亦
徙殷民服習之地
錯京遠在西偏四方道里不均無所於賓貢所以作大邑于茲洛亦准爾多士其服奔走
臣我所置官長也今臣我多遜則都邑之民即臣王室
書序曰。周公作無逸。
周公總百官治萬民
立政洛誥諸篇於成
王皆有沖孺之稱此
篇不然故知其最後
也

中宗之無逸 中宗惟能敬故得見而知之

高宗之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

無小人之怨

祖甲之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

知小人之依

周後王之逸

惟不知稼穡之艱難故不能知小人無逸故閑或克壽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惟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早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

君以無逸而壽考後王以耽樂而夭蓋酒色淫泆之娛田獵馳騁之樂皆傷生之具也或疑其間世主亦有耽樂而不夭者曰耽樂而不夭此亦未受之偶爾者爾然而釀成禍亂其害更甚於不壽者矣 耽古文作湛

周先王之無逸

文王之無逸 即康功田功則不待知稼穡之艱難康保小民則不但知小人之依蓋三宗守成之賢主文王創業之聖君所以不同

嗣王之無逸

今日耽樂即是病源此際一開終致迷溺

此篇皇王大紀繫于成王元年蓋成王幼沖周公與召公共東政而召公辭周公勉而留之

首章謂不承天喪殷殷既自墜厥命我周既受矣我不如周之基業永宇于休乎若天罪可信我亦不知其終於不祥乎君因已曾曰是其責在我耳故我亦不敢安於天命而不長念厥命之可畏於我民無違之日與今在後嗣者弗克敬天民隆失前人之光而云我已退老於家不與知也天命固不易受已受天命固亦難信然所以隆命者自以不能卻久纘緒前人恭明之德爾故今予小子旦雖不能別有所正惟欲開路前人恭明之德施于沖子之身此乃保天之

君奭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

一嗚呼言人主必先知稼穡之艱難故處安逸之地知小人之依而當戒也二嗚呼援商君先知小人稼穡之艱難故其治民無逸尤見考商後王不知稼穡艱難故聽樂之從亦罔或壽三嗚呼敕成王繼無逸之訪逸樂之流五嗚呼戒所以致小人之怨尤嗚呼丁寧以懇之

此篇七發端皆曰嗚呼丁寧之意深切且周公垂殁丁寧之書也

小人之怨

自責之得

責人之失

君奭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

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德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若監于茲

本也
此章承上章引商
爲諗
商六臣皆相初政
者

惟茲指六臣下同
內百姓故家
遺侯
天朝臣
臣甚屬
外屏侯甸

此章承上章以商六
臣保大命爲法

伊尹佐湯創王業而太甲初年改出伊尹若伊陟臣扈鞏格于
明嗣守之初必有世德受托之臣以釋召公之疑而留之至于武丁之相不言傅說而舉甘盤蓋甘盤初年之師保傅
說後進之賢相此篇當成王初年勉留召公故但歷舉世德受托之臣以甘盤次遯傅說爾說者不考其時故不得
其所言之意

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
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
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
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
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
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
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
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

此章承上章因言
文王四臣歷相武
王以勉召公。○劉
申勸傳。記引此作
燕亂勤久作周由
觀秦周宇然害割從
害而多刁聲亦近
似當作害古音曷何
也言上帝何爲而申
勸武王之德集大命
于其身哉惟文王
能修和諸夏命惟
有虢叔等五臣助
之往來道達德化
久能純一佑助秉時
其德實知天命之
可畏引惟時昭明
文王迪導其德見
冒于民升聞于天
惟時受有殷命至
武王時虢叔死而
四人者尚在祿位後

或謂太公歷佐文武世德之臣莫重焉此言四人而不及太公何也蓋太公其時尚在也聖賢之意
錄死勉生相期於無窮其不生頓太公一功意蓋如此

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
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
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
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
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
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
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
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
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今在予
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

及武丁其代商受又昭武王之德冒於天下而天下領之此上帝所以申勸武王而集大命也

茲 指上章商臣周五人

葦述武王顧誥命

朕允予不允二字相應謂我所信者得願必能敬德與予監殷之隆命令周之成爾予固不信至於如此費辭

此節程召公所以欲云之意予惟曰輔成王業者我一人耳汝亦固當同此意曰在是二矣而顧謂天休滋至惟我二人懼弗克戡蓋人臣秉誠盈滿也然此則在於益敬其德明揚賢俊以永後他日推誠後人于不虞之時可耳嗚呼篤前人成烈者匪我二人乎我等幸已致今日之休我等當共成文武之功不自止息力冒覆于海隅出日之所燭順時之東方為慮矣

敷召公終事就職之言

蔡仲之封在文王之末紀在成王八年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即古者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之禮也若明堂位荀子儒效所言可謂誣矣

蔡仲之改行周公之所深幸也

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成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蔡仲之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

勉人子以改父之惡一言足矣而曰改行曰蓋愆又曰毋若爾考之違王命幸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言之詳周家閔管蔡之失道不容再有親親之變也○此下又推廣告戒之天人之向背靡常善惡之事幾亦衆凡不善之為爲蔡叔之所為亦非皆足以為亂非但不但加今日之所為而止也中者无過不及舊章厥度皆是物也作聰明者以己見亂之以側言者用人言改之此必因蔡仲之失而戒之爾○此篇為蔡仲而作故敘止言流言事而不及蔡商事他書可以互見違王命者流言之後成王既知周公之德必有戒諭之命而管蔡卒挾武庚以叛也又此云羣叔流言則三叔罪均傳稱管蔡啓商則管蔡罪去管叔及其羣弟孟子稱管叔以殷叛則管叔罪又重此致辟因降所以不同然逸周書稱管叔縊致辟者戮其尸也親親之恩所不忍因其死而致辟焉正王法也因其生而囚降之全私恩也

七九八十二

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多方敘云王來自奄書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而多士之書曰昔朕來自奄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則多士士諸篇之前也故皇王大紀繫多方於前多士於後又疑其間章有差互以其俱有洛邑之云也履祥案周秉政既而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成王悟而迎公以歸歸而三叔竟挾武庚以叛於是東征三年踐奄則最後也踐奄而歸降四國殷民之命遷之洛邑歸于宗周作多方之誥於是制禮作樂明年遂營洛邑作多士篇定殷民焉是則多方作於東征之歸多士作於宅洛之始計古者事時前後必已具於繫年之史而書則每事自為首尾未必諸篇相為次第也周書大率如此然或諸篇本有次第而孔伏亂之歟

首言武庚之亂 圖天之命

以桀證受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多方 四國者三監武庚國內臣民多方者若淮夷徐戎奄新服之國變置之君與凡東諸侯嘗領望兩端或嘗動於亂者 殷侯武庚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

告湯證

此言自桀之失民而夏所崇用之多士亦不爲致罪蓋引之以責殷之多士也

敘商之盛

商先王之於民其敎誨不倦如此受纔世以有多方不能以享天命忽然而亡是可歎也故舊以嗚呼終之

敘受之亡嗚呼以終之舊

大誥多方多士諸篇皆周公代王言也而多方之首獨書惟公曰王若曰古書無實辭發例而已

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憯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有夏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五年須暇之。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矧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

告多士章承上章對舉夏商之亡武庚不知天命去留之故夏有敗亡故天降喪殷有敗亡故天降喪

朱子林謙之謂聖任二句最分明下文使不可曉○五年必有所指然亦天道一變之節聖人與天爲一必前此欲代商而又遲之以待其能變爲更立令主而終不可念聽也商既不可念聽多方又固堪顧惟我周足以承天故天命尹爾多方前日猶未定之天故下文言其非望之圖此章獨責四國民從武庚以叛

敎告之謂東征之前
文告之也戰要因之
謂東征之時符因之
然不殺也至再至三
而爾不從命故遷殷
之○此即多士篇所
謂時予遷居西爾
非我奉德不康寧者
所謂昔殷來自奄云
移爾遐逖者也

王曰以下告遷洛之官
士也有方多士者三國
之遺臣殷多士者武
庚之遺臣有伯小大
多正則周所置治敎
之職也臬的也今爾多
士原我三監以叛於今
五年至此則當以王
官爲準的也一云五
祀連下句謂五年所謂有伯多正以監四國民也蓋(洛)(雒)洛陳在成王

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
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
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
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
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
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
惟爾自速辠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
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
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
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

此篇一篇前儒以其誤次諸篇之後謂是周公絕筆非也是亦初年之書也其曰孺子王則成王尚幼也其敎實名與今周官官名不同時猶舊制也曰詰爾我者則其時東方未盡奠也故皇王大紀繫之成王四年

忌古文作𢘑即
基字亦作諆
欺也我其反爲
凶德之人所欺
誘

此章又告多方
意首多士當作多
方謂多方或復大
遠王命亦將遷之
蓋警之

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
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
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
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
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
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
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周公作立政

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

夏后用人之法

九德本皐陶所陳知人之目有夏君臣世守以爲取人之法

三宅亦夏諸大臣之職名雖各不同而掌事掌民掌法事任則猶故也故篇中歷述三代任大臣皆以三宅言之

桀用人之失

商用人之法

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繩俊尊上帝迪知恍恤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

天之明命示此意而已而湯則丕以推其大規釐以理其條貫嚴惟丕式則丕釐之用嚴密也丕式大法也言湯之治天下皆事制曲防以定天下之大法而又能用正直俊乂行之故近者用協而四方雖遠亦莫不於丕式之中見聖人之德宏遠

爲言號令也庶獄刑獄也庶愚法禁也謂之庶固非其大者若大號令大刑獄大法禁則非有司所敢專亦非文武所敢設至其庶事細事則惟有司惟牧夫是從是否文王不以身兼之或於庶言猶有所與若庶獄庶慎文王則罔敢知于茲矣

受用人之失

文武用人之法

此帝迪畢文武時事具官未必皆文王之官其人則皆文王所簡之也

文王用人之本

用人之體

盖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武王 文王用人之法 得人之多武王率而行之爾

此章以下勉成王 所以用人之法

用人之體 庶獄庶慎 庶言語三事是

誤者以自棄 之事煩力寡 易於敗誤

總上文用人之法

敬愼之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
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
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
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
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
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
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
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
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
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

古人話言蓋有國之常政事伍藏於井何陣法講於詩猶射御習於鄉
文之卜或自廢弛爾況其時淮奄未盡平故周公言及之○聖人疆理天下華夷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巡邊四征寓於巡狩會同但恐堂
之舊中國世守之一有乱缺則中國之禍終有不可度者後世石晉事可見

用乂士

庶獄 承上文再三丁寧尤重於獄守中國 推言立政之大

周公因言讞獄有司之事又於王前即蘇公讞獄之事命太史書之以為司徒之法

敉 征弗庭謂東征也歸宗周即多方所謂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也董正治官至是外患既平

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今文
子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
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
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
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
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
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

制作禮樂始定周官之制此篇須其大綱其詳則周禮續定焉

語王曰以下述置官立制之綱

制治保邦二句古語所以制治保邦者則在於建官定制得人以爲之故下文詳焉

三公

三孤三公之貳然非其屬故曰孤

六卿冢宰無所不統以下各有所司

司徒徒衆也擾愛而勞之使馴習也

王者慮人違之衆逸居無教則流爲不善故敷佐典以教之至凡大冢徒役演事任民保受教糾征役考比皆擾而習之使馴熟也○宗伯不言司寇所掌者禮禮莫重於祭祭莫切於宗廟不敢言司尊宗廟且禮禮也以下者尊卑貴賤之等威儀和則不僭不逼各安其分有序則和

服罪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

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

建官惟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

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

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

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

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

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

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

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

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

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鄉

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

一朝又六年主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

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

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

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

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

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

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

周公既定六卿之制至其屬所掌則六卿詳定焉

五年曰以下訓教戒勑之訓

詩草法也比事外意也無比興雖有政不行焉

謹政令

務學問

一 敘事功

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戒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君陳古文兩載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君陳

師保萬民 師保 平訓 常周公以德

君陳之賢尹東郊

稽行周公之政敬明德至治呂氏曰此周公精微之訓

勉君陳以明德之事

既君陳以至治之事

述師虞之說述君陳有善稱君之素行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

訓弘周公之訓以訓民不可執周公之法以貪民蓋立法者特以保民而用法又必有實制從容於法之外者

人述君陳有善謀若之行此又勉之終于文辟宥之意凡不宥之言又繼之以咎忍不從在辟宥之用又必有激勸之機至治

蔣德之效終勉之

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依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顧命

公羊子其時年四十有九古人多言故前此未及言嗣立之事

顧命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乃子釗弘濟于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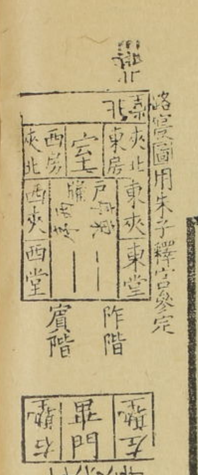
成王在位四十年天下已太平然先王終而嗣王立乃一時艱難之運前日成王幼沖託保其勢此顧命所爲作也

王崩

治喪大事傳顧命亦大事故崩之日即命作冊度奏酉殯之明日出殯前以送死爲重新舊以行顧命禮爲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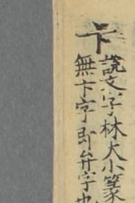
傳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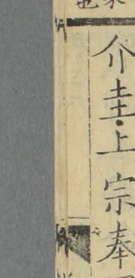
牖間成王平日朝羣臣親酒侯之位西序朝夕讀書之位東序平日羣臣之立西夾無親禮之位



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粉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

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





齊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
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
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
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
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
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之
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世甲子顧命列勑康王之語史前後互見爾惟有此命故康王冕服具諸侯行顧命也

受顧命

咤古文託宅古文宅
咤並作咤歎也親殁而受顧命固不敢死其親禮視祭而不爽然歎咤則不可過也

行顧命

蘇氏軾以為非禮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自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爾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

姜士文作美案說文訓誘字也美若謂天之陰騭訓助順也崔駰諫說皆不考

六師謂天子六軍猶六萬乘爾張皇六師即云振天子之職也

然武備亦承平易弛之事諸公既已受命戡定之功故於此又特言之張不弛其備皇不輕其事也

誥

氏至者發已自盡必欲至其極齊信者隨事所處無不當其實程子云循物無違謂信

諸侯言文武及新陟王而康王惟言文武蓋未忍言成王之事又諸侯皆文王勅當武王所封此方求助故惟舉文武封建之意以感之

保　東郊　安全之

鞏　疏理之

商民自其染紂之化於是有淫放之習自其敎武庚之亂於是有思商之心周公之時化紂之習既深思商之念又起君陳之時思商之念始釋化紂之習未除見以當周公之時反覆特甚故遷之殷之當君陳之時不善尚多猶之毋兼容之至畢公之時世變風移老死少長不善者浸少矣然而猶有一則善者衆不善者孤乃所以使之同歸於善也君陳於周公子弟也畢公於周公伯不能恪遵循軌以行周公之政非畢公之重德元老則不能調齊因革以終作成之也

異而云叶心同底于道者蓋此心所處各止於所當然之則也

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子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

推本遷殷之意

治道旌別之旨　畢公賢德必能體道之用

釐

保

非徒殊別必有敎化之道下詳陳其事

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

利口化之以政令之簡辭

驕奢化之以德义之成法

人心戴甸之根本

戴甸華夷之根本
上文康四海同

推保釐之效

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侮。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貧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

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君牙 古文商雅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子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

畢公重德而不待戒然古者君臣相與盤桓未嘗以盛德廢推畢公克勤小物之心則或以商民之難化爲憂推公多嘉之績則或以商民之寡少而忽故爾戒之休于前政成終也周公君陳道固已盡而商民未盡化是尚有餘憾也成終則無餘憾矣此之謂休于前政

命君牙爲助以繼世六世德

司徒之職

教

養地人民之數辨

其土宜以相民宅如其利害以養人民凡
蕃育養民之利皆掌之艱者寒飢之家也易者衣食之圖也

文武之道

能使嗣守文武之道則可以配祖父之功

總

問命蓋穆王悔過之書也穆王立於昭王不返之後初年夏多寇貧財動進昌中間境順心易史傳稱其得造父八駿之御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外有徐方之強而亞反內有祈招之詩而克終今讀其書已無良田縱恣糾繆自格其非心皆欲改其過之言也特命太御申戒明切若諄諄按著

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

又

問命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

雅原文武之聖赤
肯臣僕之助

衆助寡過以紹文武

希伯冏爲太御

修主德
擇僕臣
僕臣之正俟乃
主德之成虧

厥僕臣以淫巧蕩上心

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匪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厥后惟賢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

臣戒僕正以賄賂進僕

總

呂刑穆王晚年之書也自昭王南征天復周網陵夷穆王承弊自文中興至於懿孝雖能自克然風俗日下情僞日滋晚乃命呂侯爲大司寇重修刑法史謂甫侯言於王而修之也故曰呂刑作爲詰命須之天下焉大抵增重劓之條以盡天下之姦減宮刑大辟之條以追犯死之衆刑數而輕蓋衰世之意也然穆王老於世故備知獄事曲折之詳其哀矜恤怛之心諄審茲祥之念尚可法也矯正也虔劉也謂奸宄侵攘者須制刑以矯正虔劉之一時抱句止下放有斁文

人甚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呂刑

經傳引此篇多作甫刑蓋呂國一名甫循鄴之爲鄴也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

黥古文劓

原制刑之始 黃帝因蚩尤之亂而制刑 帝堯因苗民之亂而制刑

自蚩尤爲亂而後民有鴟義姦宄奪攘之習聖人始制刑以矯正虔劉之及苗民以刑爲虐罔差有辭而民無所誚於是又有詛祝誣賕僞撲之弊

聖之絕有苗之虐民

禁民作乂之瀆神

當時有苗含自然之習與其民作妖誕之風淫昏亂逆民多惡之聖人以德爲制使知所畏以德爲刑使知不明命三后士皆德明德威之事

德明惟明

德威惟畏

此章總上章之意以勉典獄之官

其今爾何引下文

所當監者唐虞典刑之道所當徵者

苗民濫刑之禍

言伯夷而不言士古者憲章無一出曲則入刑

此下訓刑 告請後

心首勉之以體天勤政莫大於刑

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

畏畏古文並作畏折挽而以之也主如東家主之主凡名山川各使邦國主其祀俾民不瀆○惟訖之惟與也謂庶獄之典獄者非但絕於威勢之詰托與絕于貨賄之賂遺而已貴能以敬自將以理官畏哉無辭言之體天德所以享祀無窮蓋民之司命死則祀于理官子孫享國宗祀不絕

獄事情辭之煩雖可畏而勿以為畏得情聽斷之暇雖可休而勿以為休惟勤而已正刑所以成剛德疑赦所以成柔德中正所以成正直之德

及連及也當及而及所以證獄不當及而及則延及無辜矣

法

衆聽獄辭所當

五刑

五罰

五過防其失出之私

五刑之疑赦 五罰之疑赦 五過之疵 即五刑之疑赦 則五罰之疑赦

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辭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倍閱實其罪非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

周禮五辭各五百而此單劉之屬各千大辟減若干二百宮辟減二百然則穆王非惟制贖刑之法又制輕刑之法矣

五刑之官

五罰之權

申言折獄之方所以審刑罰之當（專告獄官）

察辭于差（此古人聽獄之要訣也從簡律言承也凡詞之非實者必有差故察詞者必於其差而察之則因之不承者承矣然既得其情則當必哀矜之意故謹之心折之○獄成而得其實然後輸其實於上備述其情辭有兩造各有所起則併兩刑上之不可以勝負論有所偏也

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刖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章專告獄官

勉其以德明刑（明單詞中兩詞）

戒其勿獄致禍

總篇內之意終勉之

東遷之書（呂氏之說得之）文侯名仇師服以爲揆諸此云義和必改名或字也父德尚父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文侯之命

文武之德

先正之助

犬戎之難
古文作畎

朝無訓俊之臣
己無先衛之略
求助

文侯之功 當時衛鄭秦晉以兵來救此云用命則是文侯倡義糾合之也此所以特有嘉錫之命

歸晉 無復王室之事

賚錫 已行報功之典

費誓 蓋武庚之亂所謂淮夷叛是也徂茲淮夷而徐戎並起伯禽應之規模次第整齊殺肅非惟會事實有特角之功焉

治晉 無復雒興復之望

諸侯之書 凡二篇

甲冑 干 自衛之具
善戰先自衛
弓矢 禦遠之兵
戈矛 接戰之兵
鋒刃 擊刺之兵
車馬 次牧
廄部伍
臣妾軍中奴婢新
炊者戎車甲士三
徒七十二外有餘子
二十五人即臣妾也

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費誓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胄敽乃干無敢弗弔備乃弓矢鍛乃伐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

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秦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

穆公引古人之言意主受責盤其六病源如盤樂怠傲之盤人惟一盤所以樂放憚稔吉邪忌正不能受責我心之憂三句接多盤之戒

史記穆公之誓在封殺尸之後秦記不煩當得其實序文說爾

古之謀人而已之此受責之謀人之難

今之謀人之親此多盤於受責之反

穆公將以從古之謀人吉今謀人徒云前輩後輩良士古謀人之類勇匕今謀人之類今謀人之中又有巧佞明辯之人尤易移人尤所當戒

四上文古謀人良士亦思好賢樂善之善兼有受責如流之美此數項相之單也君子之所以聚國家之福穆公慨想形容殊有意味

反上文而言古謀賢忠實之人亦但責人無難而已善類之所以散國家之禍

古之謀人　黃髮　良士

今之謀人　勇夫　善論

一介能容之人　利

不能容之人　殆　杭阻

杭陛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此篇秦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秦晉交兵之故本末具見左氏傳而不言作誓之事書序誤云殺敗還歸之作惟史記載誓辭於取王官及郊封殺尸之後穆公自是師不復東矣此篇老成懲艾之言極為眞切穆公平日貪利功於五伯為末而晚年之悔若此蓋髮髫乎王者之意象焉但所欠剛明之力而尚有悠緩之意所望於人者大而所以自為者或尚小此所以為穆公歟

尚書表注下

後學 成德 重校